

湖北石首市走马岭新石器时代城址 内城Ⅵ区 2016 年度发掘简报*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¹ 石首市走马岭考古遗址公园管理所²

(1. 湖北 武汉市 430072; 2. 湖北 石首市 434400)

关键词: 走马岭遗址; 屈家岭上层文化; 石家河文化

摘要: 2016 年 6 ~ 12 月,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联合石首市走马岭考古遗址公园管理所在走马岭遗址内城西北部(Ⅵ区)进行了发掘, 揭露了一批新石器时代房址、灶、烧土坑、灰坑、灰沟及瓮棺等遗迹, 出土较多陶器、少量石器及零星玉器。遗存文化性质属于屈家岭上层文化及石家河文化。此次发现为探讨走马岭遗址城内布局及聚落形态演化提供了重要材料。

Keywords: the Zoumaling Site; the Upper Qujialing Culture; the Shijiahe Culture

Abstract: From June to December in 2016, the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School of History, Wuhan University, in collaboration with Zoumaling Archaeological Site Park Administration of Shishou City, excavated Area VI in the northwestern sector of the inner city of the Zoumaling Site. A number of Neolithic remains and relics were revealed, including residential foundations, hearths, burnt soil pits, ash pits, ash trenches and urn burials. Abundant pottery vessels, a small number of stone tools and several jade artifacts were unearthed. The cultural attributes of the discovered remains and relics are of the Upper Qujialing Culture and the Shijiahe Culture. The finds are important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r th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intra-site spatial organisation of the Zoumaling Site as well as the evolution of settlement patterns of the site.

一、遗址概况

走马岭遗址分布于湖北省石首市东升镇走马岭村与童子岗村之间, 位于长江(荆江段)南岸。基点坐标为东经 $112^{\circ} 31' 07''$, 北纬 $29^{\circ} 40' 13''$, 海拔 30.10 米。1989 年, 当地砖厂于遗址东南部取土时发现该遗址。1990 ~ 1992 年和 2004 年^[1], 荆州市博物馆等单位对遗址进行了多次调查及发掘, 确认该遗址为一处新石器时代城址。2014 ~ 2016 年、2018 ~ 2019^[2] 年, 为进一步了解走马岭城址的布局、结构及聚落演化,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联合石首市走马岭考古遗址公园管理所对该遗址进行了调查、勘探和发掘

工作。(图一)

走马岭古城平面形状呈圆形, 包含内、外双重城垣, 内、外城均围有护城河, 西水门与上津湖连通^[3]。另, 外城北侧有一道由



图一 湖北石首市走马岭遗址位置示意图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走马岭史前城址考古资料整理与研究”(批准号: 19ZDA231)阶段性成果。

电子岗、虎山及其之间的弧状台地组成的城垣，外城西侧临上津湖处有西边山、队屋台子两处长条形人工堆筑的城垣设施。

2016年6~12月，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与石首市走马岭考古遗址公园管理所在内城西北部布设5米×5米探方15个，按探方所在区域及发掘顺序将该区域编入Ⅵ区，探方编号为2016SZT23~2016SZT37，实际发掘面积380余平方米。（图二）揭露出的新石器时代遗迹有房址13座、灶3个、烧土坑9个、灰坑291个、灰沟8条、瓮棺葬3座、基槽1条、台基1处，以及少量晚期灰坑、土坑墓。出土较多陶器、少量石器及零星玉器等。2014~2016年的简报^[4]中仅介绍了发掘区北部部分典型遗迹，现对发掘区新石器时代遗存进行总体介绍，以展现聚落整体形态。

二、地层堆积与文化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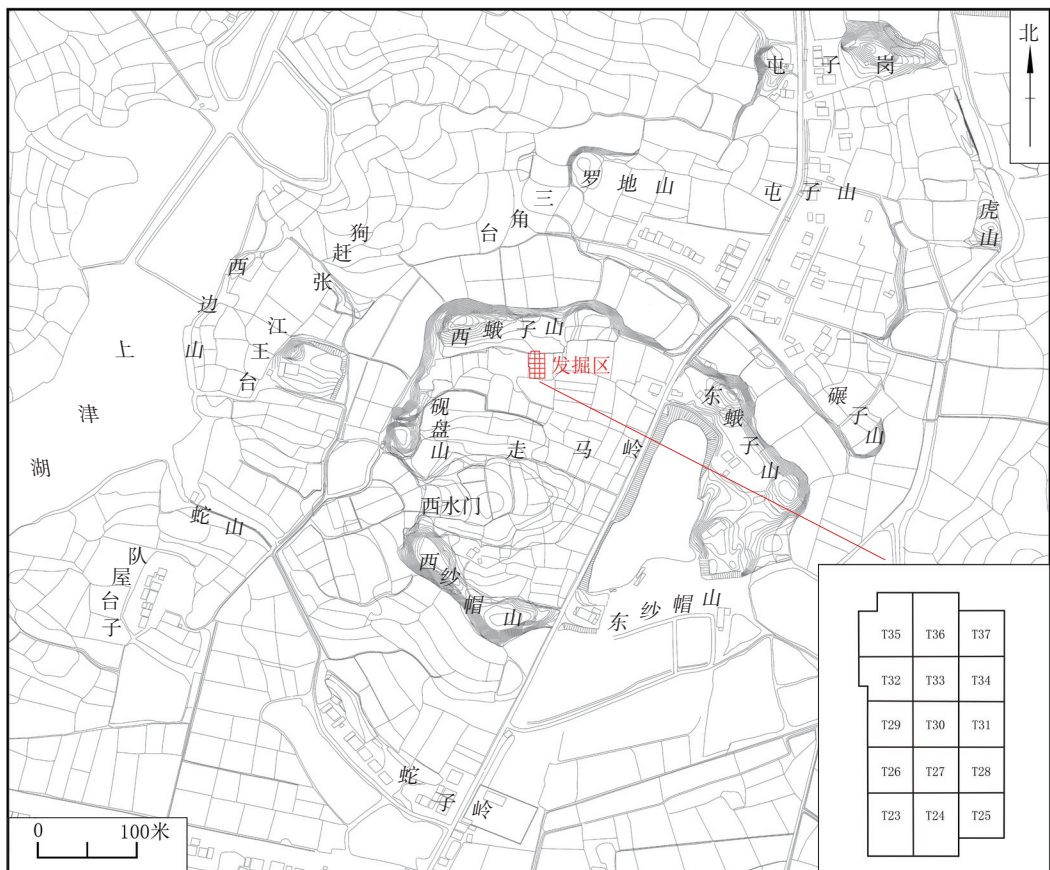
发掘区内发现多处新石器时代房址，为保留居住面，大部分探方在发现屈家岭文化的房址后未继续向下清理。探方发掘深度不一，其中南部T23~T28、T31发掘较深。

现以T25东壁为例，介绍地层如下。

第①层：全方呈水平分布。厚0.10~0.20米。黄褐色沙土，结构较疏松，夹杂有大量的植物根茎。包含少量瓷片、现代小砖块。该层下开口的遗迹有柱洞、M15。近现代层。

第②层：全方呈水平分布。深0.10~0.20、厚0.05~0.18米。黄褐色沙土夹灰斑，结构较疏松。包含少量红烧土颗粒。出土少量瓷片。该层下开口的遗迹有M17。推测为明清文化层。

第③A层：分布在探方东北部，呈水平分



图二 走马岭遗址内城Ⅵ区2016年发掘区位置示意图

布。深0.25~0.35、厚0~0.25米。黄褐色黏土，结构较致密。包含少量红烧土颗粒。推测为明清文化层。

第③B层：分布在探方南部，呈水平趋势分布。深0.25~0.35、厚0~0.23米。灰褐色黏土夹白斑，结构较疏松。该层下开口的遗迹有M20。推测为明清文化层。

第④层：全方呈水平分布。深0.23~0.50、厚0.10~0.30米。灰白色黏土，夹杂有大量红色锈斑，结构较疏松。出土少量陶片，可辨器形有鼎、缸等。该层下开口的遗迹有H190、H195、H196、H197、H204、H209、H212、H219、H227、H241和H244。推测为新石器时代文化层。

第⑤A层：分布在探方北部，呈水平趋势分布。深0.55~0.60、厚0~0.15米。灰褐色黏土，包含大量红烧土颗粒，结构较致密。出土大量陶片，陶片多为泥质灰陶，器表以素面为主，可辨器形有鼎、豆、罐、杯和盆等。该层下开口的遗迹有F14、H174、H186、H250、H343和S9。推测为新石器时代文化层。

第⑤B层：分布在探方西部偏中，北高南低。深0.60、厚0~0.15米。黑色黏土，结构极其疏松。出土大量陶片，陶片多为泥质灰陶，另有少量夹砂红陶，器表以素面为主，可辨器形有缸、罐、盆和豆等。推测为新石器时代文化层。

第⑥层：分布在探方南部，呈水平分布。深0.55~0.65、厚0~0.20米。深褐色黏土，结构较致密。出土少量陶片，陶片多为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器表以素面为主，可辨器形有缸、豆和罐等。该层下开口的遗迹有H257和H284。推测为新石器时代文化层。

第⑦层：分布在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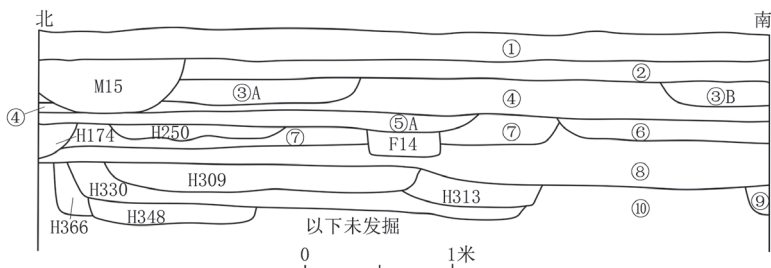
方北部，呈水平分布。深0.55~0.60、厚0.05~0.25米。红褐色黏土，夹杂少量红烧土颗粒，结构较疏松。出土少量陶片，主要为泥质红陶，器表以素面为主，可辨器形有缸、罐等。该层下开口的遗迹有H267、H269和S10。推测为新石器时代文化层。

第⑧层：全方呈水平分布。深0.70~0.85、厚0.10~0.40米。深褐色黏土夹红斑，结构较致密。出土大量陶片，主要为泥质灰陶和泥质红陶，器表以素面为主，可辨器形有缸、罐和鼎等。该层下开口的遗迹有F23、H303、H305、H306、H308、H309、H313、H314、H315、H318、H322、H324、H330、H348、H354、H356、H360、H361、H362、H365、H366、H394、H395和H396。推测为新石器时代文化层。

第⑨层：分布在探方南部，北高南低。深0.92~1.05、厚0.05~0.25米。深褐色黏土，夹杂较多红烧土颗粒，结构较致密。出土大量陶片，主要为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器表以素面为主，可辨器形有鼎、豆和罐等。该层下开口的遗迹有G13、H350、H357、H359和H364。推测为新石器时代文化层。

第⑩层：全方呈水平分布。深0.90~1.50米。黄色黏土夹灰白斑，结构较致密。推测为新石器时代文化层。为保留发掘区内聚落活动面，该层未继续向下清理。（图三）

2014~2016年简报将发掘区北部部分遗存分为两类：屈家岭上层文化遗存和石家河



图三 T25东壁剖面图

文化遗存，南部遗存特征与北部一致。整理后可知，屈家岭上层文化遗存广泛分布于发掘区内，以T23⑥~⑦层、T24⑤~⑧层、T25⑤A层、T25⑥~⑧层、T27⑤~⑨层及其下叠压遗迹中出土的遗存为代表，出土陶器组合为鼎、豆、圈足杯、壶和盂等。石家河文化遗存主要分布于发掘区东北部及南部，以T23③层、T25④层、T31⑤层及其下叠压遗迹中出土的遗存为代表，出土陶器组合为鼎、碗、鬲和圈足杯等。（图四、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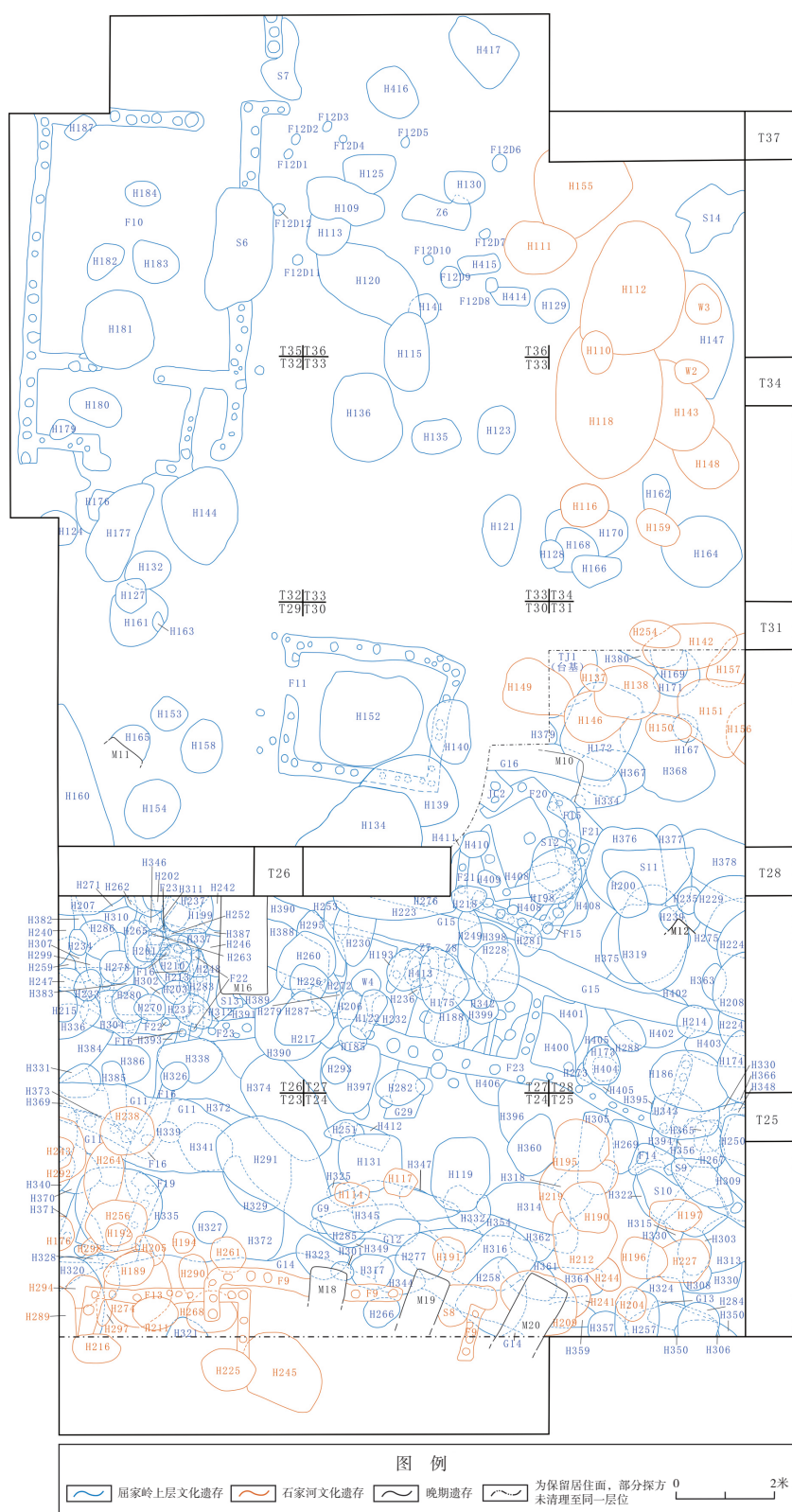
三、屈家岭上层文化遗存

（一）遗迹

有房址、灶、烧土坑、灰坑、灰沟及瓮棺葬等，现选取部分典型遗迹介绍如下。

1. 房址

11座。单间或多间建筑，平面形



图四 走马岭遗址内城Ⅵ区新石器时代遗迹总平面图



图五 走马岭遗址内城Ⅵ区发掘区俯视图（右为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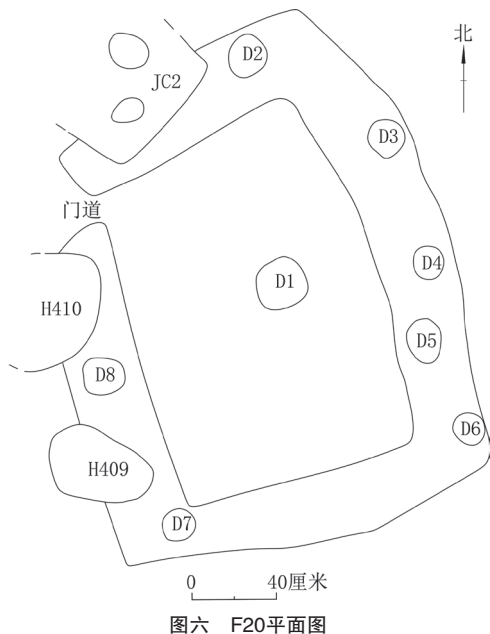
状为方形或长方形。以F20、F23为例介绍如下。

F20 位于T27东北部，伸入T28、T30和T31。开口于T27⑨层下，被JC2、H409和H410打破，打破T27第⑩层。方向345°。平面形状为长方形，长2.40、宽1.82米。门道位于西北角。共有8个圆形柱洞，其中1个柱洞位于房址中部。（图六、七）

F23 位于T26东部、T27中南部、T28南部和T25北部。开口于T27⑨层下，被F22、H387、H390、H397、H398、H399、H413和G15打破，打破T27⑩层。方向105°。平面形状为长方形，残存基槽及柱洞。房屋为西北—东南走向，东西长11.38、南北宽2.42米。揭露部分可见3个连间分室。Ⅰ室平面形状为长方形，门道朝东，面积约4.10平方米。Ⅱ室平面形状为长方形，门道朝西，面积约4.27平方米。Ⅲ室平面形状为长方形，面积约8.75平方米。F23共有42个柱洞，柱洞平面形状均为近圆形或椭圆形。（图八）

2. 灶

3个。平面形状均为椭圆形。以Z7、Z8为



图六 F20平面图



图七 F20（上为北）

例介绍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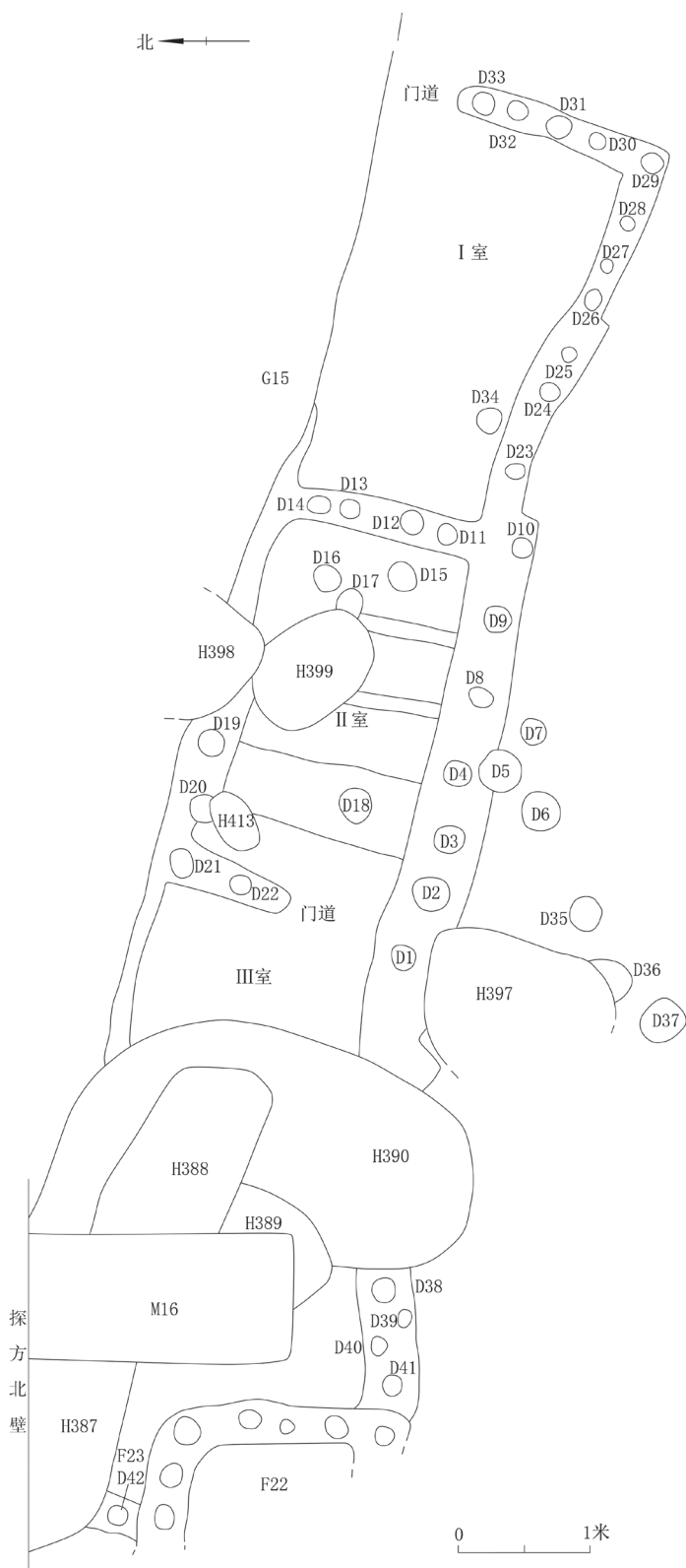
Z7 位于T27中部。开口于⑧层下，打破⑨层。方向90°。平面形状为椭圆形，弧壁，平底。灶口长径0.84、短径0.68米，深0.12米。东部及南部残余有条状红烧土灶壁，宽0.04~0.18米。Z7填土为红褐色黏土，包含大量红烧土。出土陶片主要为泥质灰陶和泥质灰黑陶，器表以素面为主，少量饰有凸弦纹和绳纹，可辨器形有釜等。Z7与Z8之间有感染层，结构较疏松，出土少量陶片。

Z8 位于T27中部。开口于⑧层下，打破⑨层。方向90°。平面形状近圆形，弧壁，平底。开口东部较浅而西部较深，灶口长径1.10、短径0.88米，深0.08米。西部残余有条状红烧土灶壁，宽0.06~0.10米。灶内填土为红褐色黏土，包含大量红烧土。出土陶片主要为泥质灰陶，次为泥质红陶、泥质黑陶及夹砂红陶等，器表以素面为主，少量饰有凸弦纹、凹弦纹和绳纹等。Z8与Z7之间有感染层，结构较疏松，出土少量陶片。（图九、一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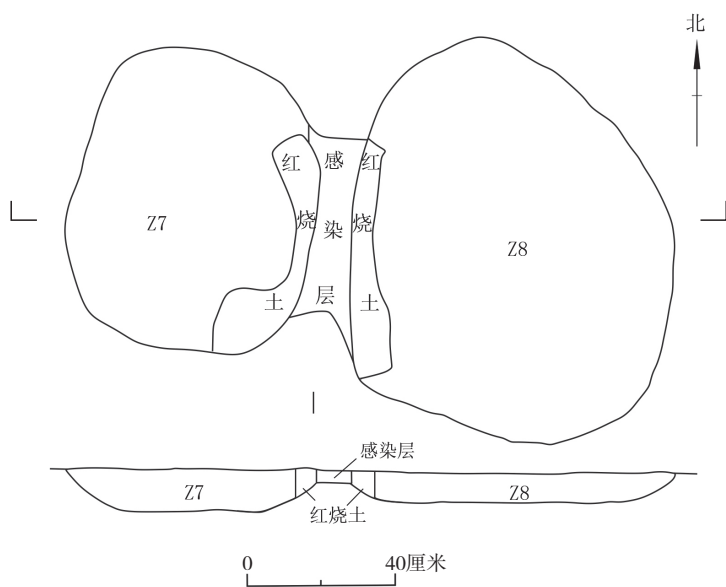
3. 烧土坑

8个。平面形状以不规则形为主。以S11为例介绍如下。

S11 位于T28北部。叠压于⑦层下，打破H319。方向90°。平面形状近半圆形，弧壁，圜底。坑口长径1.79、短径1.13米，深0.12米。填土为红烧土，结构致密，出土少量陶片。陶片主要为泥质灰黑陶、泥质灰陶和泥质红陶等，器表以



图八 F23平面图



图九 Z7、Z8平、剖图



图一〇 Z7、Z8

素面为主，少量饰有凸弦纹、凹弦纹和篮纹等。（图一一、一二）

4. 灰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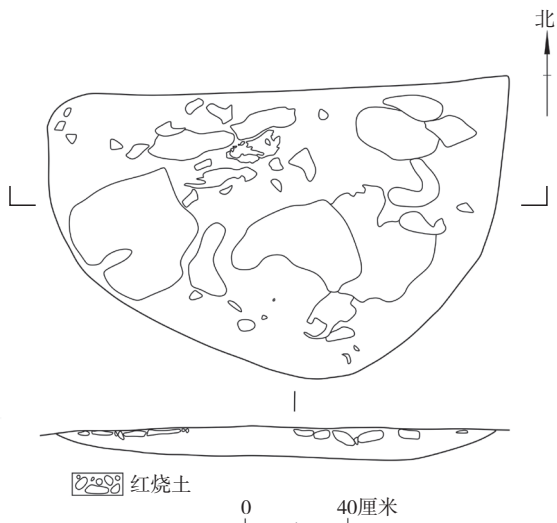
236个。平面形状以近圆形和椭圆形为主，另有少量近长方形。现以H327、H265和H364为例介绍如下。

H327 位于T23中部。开口于⑥层下，打破⑦层。方向90°。平面形状近圆形，弧壁，圜底。坑口长径0.73、短径0.66米，深0.17米。填土为红褐色黏土，夹杂少量红烧土，结构较疏松，出土少量陶片。陶片主要为泥质灰黑陶，次为夹炭红褐陶、泥质红褐陶和泥质红陶等，器表以素面为主，少量饰

有凸弦纹、凹弦纹和方格纹等，可辨器形有豆、钵等。

（图一三，1）

H265 位于T26北部。开口于⑤层下，被H263打破，打破⑥层。方向168°。平面形状为椭圆形，弧壁，微圜底。坑口长径0.99、短径0.56米，深0.19米。坑内堆积可分为2层。第①层厚0.11米，填土为黄褐色黏土，结构致密。出土陶片主要为泥质灰、黑陶，次为泥质灰黑陶，另有



图一一 S11平、剖图



图一二 S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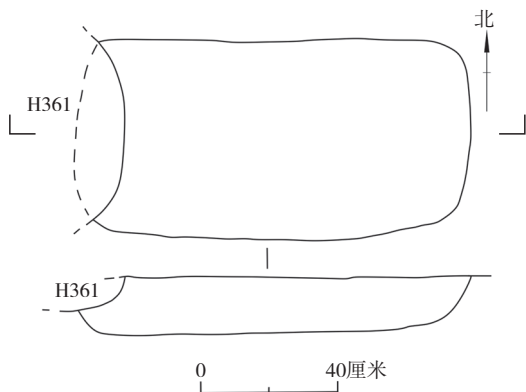
少量泥质红陶和夹炭红褐陶等，器表以素面为主，少量饰有凸弦纹，无可辨器形。第②层厚0.08米，填土为灰色黏土，结构疏松。出土陶片主要为泥质灰陶、泥质灰黑陶和夹炭红褐陶等，器表以素面为主，可辨器形有豆等。（图一三，2）

H364 位于T25西南部。开口于⑨层下，被H361打破，打破⑩层。方向90°。平面形状近长方形，弧壁，平底。坑口长径1.17、短径0.59米，深0.17米。填土为深褐色土，结构较疏松，出土少量陶片。陶片主要为泥质灰黑陶、夹砂红陶，次为泥质灰陶、夹炭红陶等，器表以素面为主，少量饰有凸弦纹、篮纹等，可辨器形有罐等。（图一四）

5. 灰沟

8条。平面形状均为长条形。以G11为例介绍如下。

G11 位于T23北部，向西延伸至未发掘区域。开口于④层下，被H292、H264、H238和H291打破，打破⑥层。方向95°。平面形状应为长条形，揭露部分为不规则形，底近平。揭露部分沟口长径3.50、短径1.58米，深0.21米。填土为黄褐色土，夹杂少量红烧土块，土质较软，结构较疏松，出土较多陶片。陶片主要为泥质黑、灰陶，泥质红陶和夹砂陶次之，器表以素面为主，可辨器形有



图一四 H364平、剖图

鼎、豆、壶、盆和缸等。（图一五）

6. 瓮棺葬

1座。

W4 位于T27中西部。开口于⑨层下，打破⑩层。方向0°。平面形状为圆形，斜壁，平底。坑口直径约0.57米，深0.22米。填土为黄褐色黏土，结构较致密，出土少量陶片。陶片主要为夹炭红陶和泥质灰黑陶等，器表以素面为主，纹饰有少量凸弦纹，可辨器形有釜、器盖等。葬具为1件夹炭陶釜及1件泥质灰陶豆，豆应作为器盖使用。（图一六、一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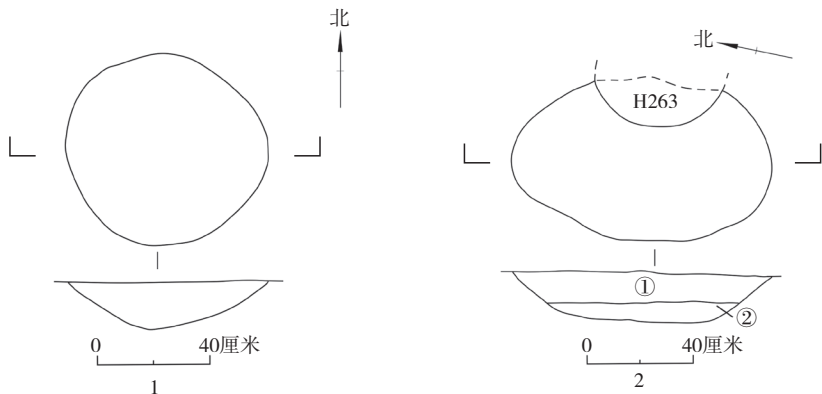
（二）遗物

以陶器为主，另有少量石器及零星玉器。陶器有泥质灰陶、黑皮陶、灰黄陶、红陶和夹砂橙黄陶等，器表以素面为主，少量饰有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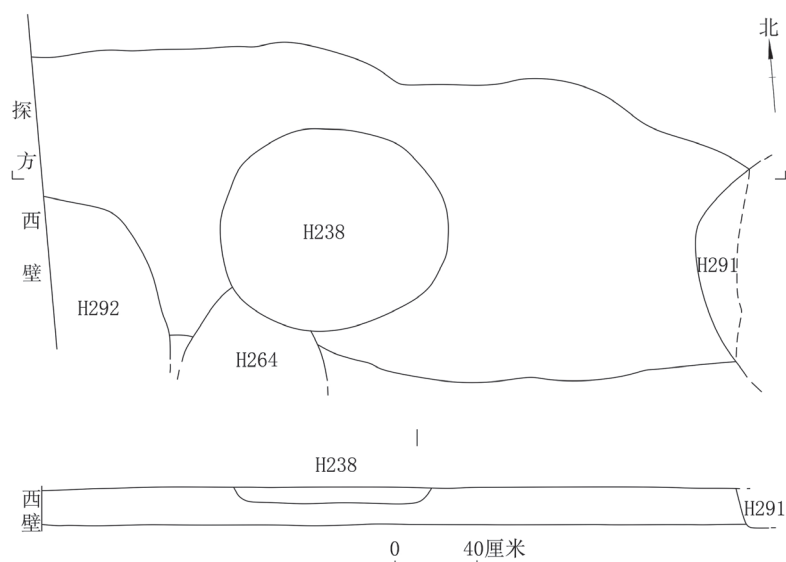
弦纹和附加堆纹，器形包括鼎、釜、甑、罐、豆和环等。石器主要为斧、镑和磨石等。玉器仅有1件玉珠。选取典型器物介绍如下。

1. 陶器

鼎 1件。标本T25⑧：7，已修复。夹砂橙黄陶。敞口，



图一三 屈家岭上层文化灰坑平、剖图
1. H327 2. H2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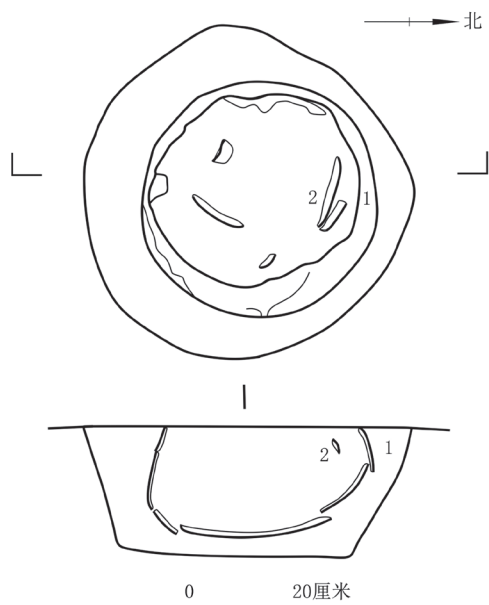


图一五 G11平、剖图

仰折凹沿，圆唇，弧腹，浅圜底，高宽扁足。腹部饰一道凸弦纹，鼎足饰纵向附加堆纹。口径22.4、腹径18、复原高13.6厘米。

（图一八，1）

釜 1件。标本W4：1，已修复。夹炭红陶。敞口，仰折凹沿，尖唇，垂腹弧，圜底。素面。口径27.8、最大腹径37、高33.8厘米。



图一六 W4平、剖图
1. 陶釜 2. 陶豆

米。（图一八，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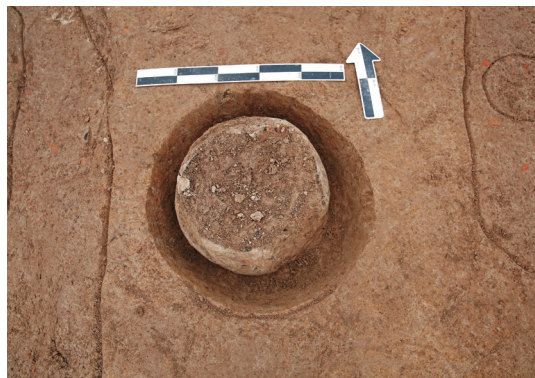
甑 1件。标本H277：4，完整。泥质灰陶。敞口，仰折凹沿，方唇，唇面内凹，弧腹，矮圈足外撇。下腹饰两周凸弦纹，底部有2个叶形孔。口径23、腹径18.9、底径11.6、高18厘米。（图一八，3）

折沿罐 1件。标本H361：3，完整。夹砂橙黄陶。敞口，仰折凹沿，方唇，垂弧腹，平底内凹。下腹饰三周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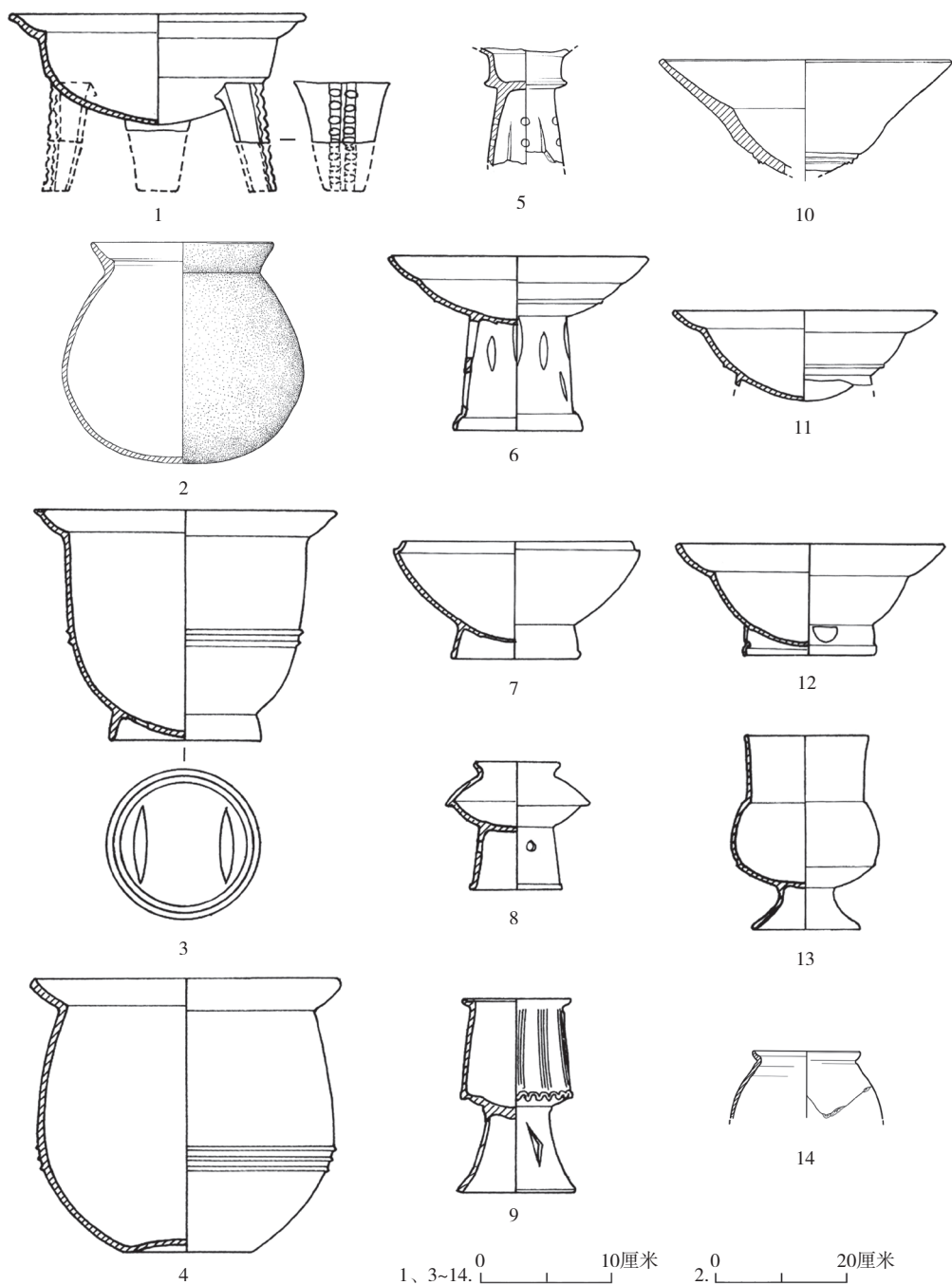
弦纹。口径23.8、腹径22.4、底径9.6、高21.2厘米。（图一八，4）

豆 4件。标本H277：11，残。泥质灰陶。仰折沿，直壁内折至底，高圈足豆柄外撇。柄部饰有多个圆形镂孔。残高8.6厘米。

（图一八，5）标本H265：3，完整。泥质橙黄陶。敞口，仰折宽凹沿，方圆唇，斜弧腹。腹部饰一周凸弦纹，柄部饰有多个圆形及柳叶形镂孔。口径20、底径10、高13.6厘米。（图一八，6）标本T26④：6，残存豆盘。泥质灰陶。敞口，方唇，上腹斜直，下腹微弧。下腹饰有两道凸弦纹。口径22.2、



图一七 W4



图一八 屈家岭上层文化陶器(一)

1. 鼎(T25⑧:7) 2. 釜(W4:1) 3. 甗(H277:4) 4. 折沿罐(H361:3)
 5、6、10. 豆(H277:11、H265:3、T26④:6) 7、11、12. 圈足碗(H277:3、H235:1、T26⑧:2)
 8. 盂(H306:1) 9. 圈足杯(H336:1) 13. 壶(T31⑦:10) 14. 小罐(T27⑨:13)

残高8.8厘米。(图一八, 10)标本W4:2, 残。泥质灰陶。敞口, 仰折宽凹沿, 尖圆唇, 双弧腹。腹部饰一道凸弦纹, 柄部饰

圆形镂孔。口径28.8、残高9.2厘米。(图一九, 1)

圈足碗 3件。标本H277:3, 完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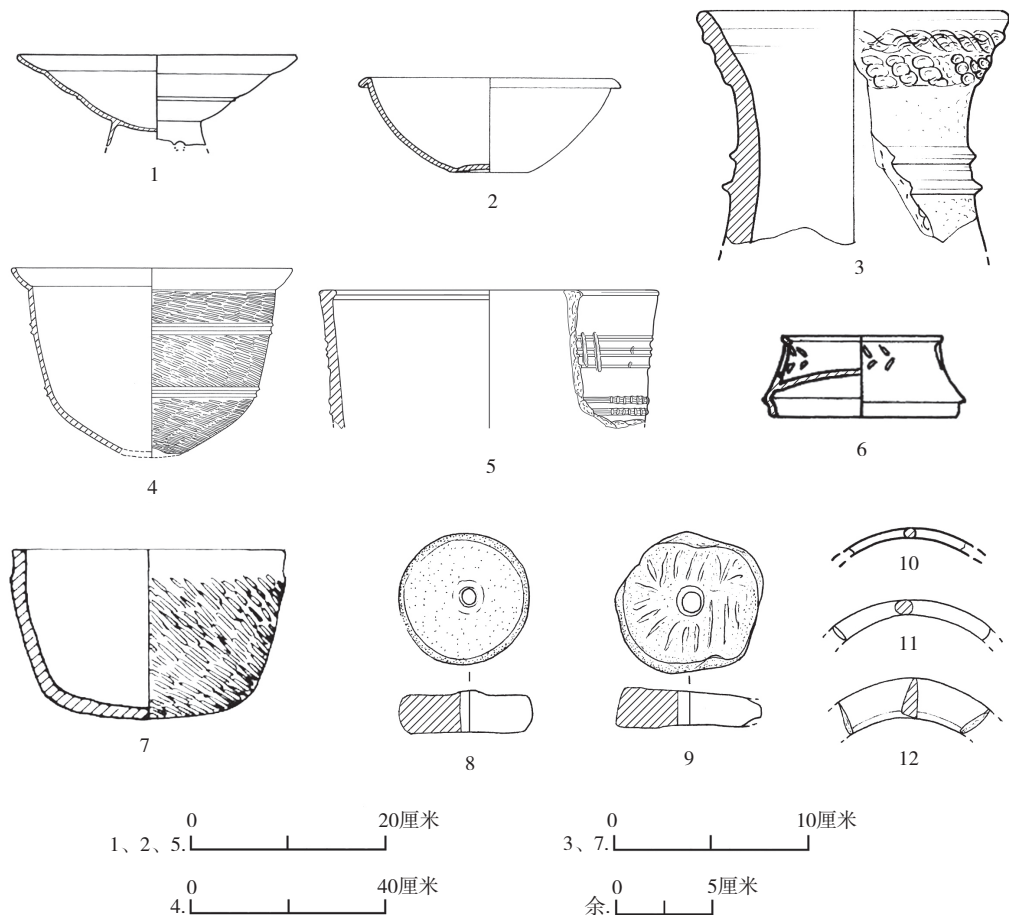
泥质灰黑陶。敛口，内折沿，沿面内凹，方圆唇，弧腹，矮圈足。素面。口径17.4、底径9.8、高9.2厘米。（图一八，7）标本H235：1，圈足残。泥质橙黄陶。敞口，仰折凹沿，圆唇，弧腹。下腹饰一周凸弦纹。口径21.8、残高7.6厘米。（图一八，11）标本T26⑧：2，完整。泥质灰黑陶。敞口，仰折宽凹沿，圆唇，弧腹，矮圈足。圈足饰多个半圆形镂孔。口径20.4、底径10.2、高8.6厘米。（图一八，12）

盂 1件。标本H306：1，完整。泥质红陶。敞口，仰折凹沿，方唇，折腹，圈足外撇。圈足饰多个圆形镂孔。口径7.2、腹径11.8、底径7.8、高10.6厘米。（图一八，8）

壶 1件。标本T31⑦：10，完整。泥质灰陶，似有黑陶衣。直口，圆唇，长颈，扁鼓腹，喇叭形圈足外撇。下腹外壁有一周凸棱。口径9.4、腹径11.2、底径8.2、高15厘米。（图一八，13）

圈足杯 1件。标本H336：1，完整。泥质橙黄陶。敛口，仰折窄凹沿，圆唇，直壁外斜，内折至底，喇叭形圈足。外壁刻有多组纵向细线纹，内折处饰一周附加堆纹，圈足饰多个三角形镂孔。口径8.4、底径8.8、高15.2厘米。（图一八，9）

小罐 1件。标本T27⑨：13，残。泥质灰陶。仰折凹沿，尖圆唇，弧腹。素面。口径7.8、残高6.8厘米。（图一八，14）



图一九 屈家岭上层文化陶器（二）

1. 豆（W4：2） 2. 盆（H303：2） 3. 器座（H138：13） 4、5. 缸（G12：3、T26⑤：8） 6. 器盖（T25⑧：8）
7. 钵（T25⑧：6） 8、9. 纺轮（H119：8、T30③：3） 10~12. 环（H172：12、H309：1、T36③：2）

钵 1件。标本T25⑧：6，完整。夹砂灰陶。直口，方唇，深弧腹，圜底。腹部饰粗篮纹。口径14、高8.8厘米。（图一九，7）

盆 1件。标本H303：2，完整。泥质黑陶。敞口，外折沿，沿面鼓起，圆唇，弧腹，平底微内凹。素面。口径27、底径8、高10厘米。（图一九，2）

器座 1件。标本H138：13，残。夹砂灰陶。亚腰形。上部饰两周附加堆纹，中部饰两周凸弦纹。口径16.3、残高11.8厘米。（图一九，3）

缸 2件。标本G12：3，底残。夹砂红陶。仰折凹沿，圆唇，弧腹。腹部饰两组凸弦纹，每组两条，凸弦纹之间遍饰篮纹。口径57.7、腹径50、复原底径11.2、残高38.1厘米。（图一九，4）标本T26⑤：8，残。夹云母灰褐陶。直口，圆唇内勾，斜直壁。口沿下饰有四周凸弦纹，间有竖向刻划纹，再下饰有两周附加堆纹。口径34、残高13.8厘米。（图一九，5）

器盖 1件。标本T25⑧：8，完整。泥质灰黑陶。子母口，圈纽。纽面饰镂孔。纽径8.2、口径9.6、高4.2厘米。（图一九，6）

纺轮 2件。标本H119：8，完整。泥质橙黄陶。截面中部凸起。残有红陶衣。直径3.4、孔径0.5、厚1.1厘米。（图一九，8）标本T30③：3，残。泥质灰陶。一面刻划有多道放射状线纹。直径3.7、孔径0.7、厚1.1厘米。（图一九，9）

环 3件。残。标本H172：12，泥质橙黄陶。截面呈椭圆形。残长3.1、厚0.3厘米。（图一九，10）标本H309：1，泥质红陶。截面呈椭圆形。器表残有黑陶衣。残长4、厚0.5厘米。（图一九，11）标本T36③：2，泥质灰陶。截面呈三角形。残长

3.8、厚0.4厘米。（图一九，12）

2. 玉、石器

玉珠 1件。标本H115：1，完整。浅黄绿色。管状，有裂痕。双向钻孔。长1.3、直径0.8、孔径0.4厘米。（图二〇，1）

石斧 1件。标本T30③：1，完整。板岩。平面近长方形，横截面近圆角长方形，正面近端刃部有1个大崩疤。刃部磨光，表面和两边可见打琢痕迹，器身整体经琢制后粗磨。长9.2、宽5.9、厚2.8厘米，重296克，刃角80°。（图二一，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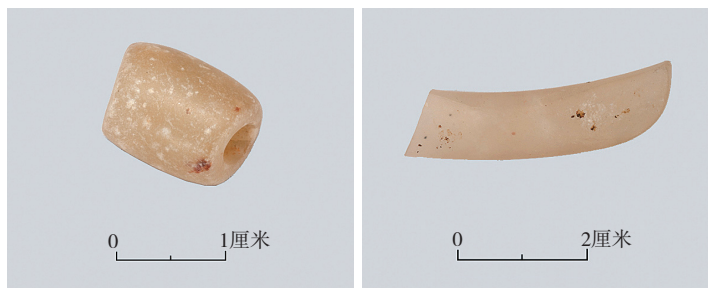
石镑 1件。标本T29③：2，完整。砂岩。平面和横截面近长方形，刃部有1个较深片疤，背面刃缘可见连续性崩疤，有段，利于装柄。顶面可见琢制痕迹，通体磨光。长12、宽4.8、厚2厘米，重22克，刃角69°。（图二一，2）

磨石 1件。标本H257：1，残。砂岩。平面形状呈长条状，正面、背面共有六道凹槽，最深处0.8厘米。残长8.7、宽3.1、厚2.3厘米，重99克。（图二一，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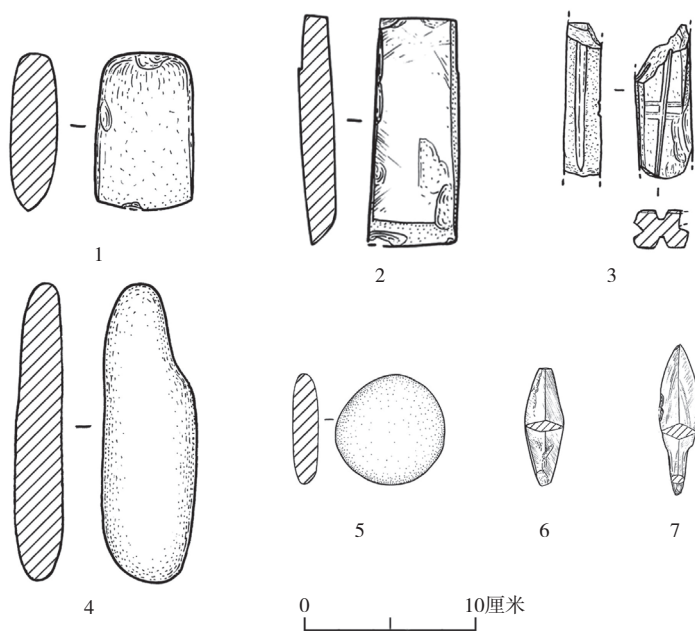
石杵 1件。标本H134：2，完整。砂岩。长条状。长17.6、宽5.6、厚2.7厘米，重440克。（图二一，4）

石饼 1件。标本H172：5，完整。砂岩。扁圆形饼状物。直径6.1、厚1.3厘米，重84克。（图二一，5）

石镞 2件。板岩。平面近菱形。标本



图二〇 走马岭遗址玉器
1. 珠（H115：1） 2. 璜（H196：1）



图二一 屈家岭上层文化石器

1. 斧 (T30③:1) 2. 镑 (T29③:2) 3. 磨石 (H257:1)
4. 杵 (H134:2) 5. 饼 (H172:5) 6、7. 镞 (T25⑧:2、H164:2)

T25⑧:2, 镞尖已钝。通体磨光。长6.7、宽2.2、厚0.6厘米, 重10克。(图二一, 6) 标本H164:2, 两边刃缘有崩缺, 镞尖部崩缺, 较钝。通体磨光。长8.7、宽2.1、厚0.9厘米, 重17克。(图二一, 7)

四、石家河文化遗存

有房址、灰坑及瓮墓葬, 现选取部分典型遗迹介绍如下。

(一) 遗迹

1. 房址

2座。均为长方形。以F13为例介绍如下。

F13 位于T23南部。开口于③层下, 被H211、H216、H225和F9打破, 打破⑤层。方向90°。揭露部分近长方形, 东西长3.5、南北残宽1.43米。房址现存北、东、西3条长条形基槽, 基槽宽0.25~0.39、深0.07~0.09米。基槽内填土为红褐色黏土, 夹杂大量红烧土, 结构较致密, 出土少量陶片。出土陶片多为泥质灰陶、泥质灰黑陶、夹砂红

陶以及夹砂灰黑陶等。器表以素面为主。共发现11个柱洞, 柱洞平面形状均为圆形, 直径0.12~0.22、深0.11~0.17米。柱洞内填土为黄褐色黏土。(图二二、二三)

2. 灰坑

55个。平面形状以椭圆形和圆形为主。以H118、H238为例介绍如下。

H118 位于T34北部, 部分伸入T37。开口于③层下, 被H110、H112打破, 打破④层。方向6°。平面形状近椭圆形, 弧壁, 底近平。揭露部分坑口长径2.66、短径2.14米, 深0.32米。填土为红褐色黏土, 夹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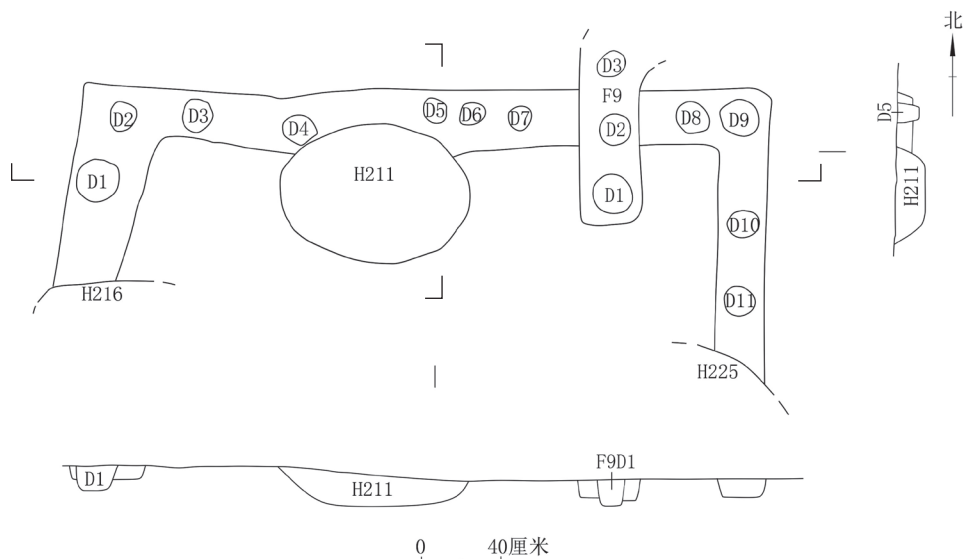
少量白色土斑和大量红烧土, 结构较致密, 出土大量陶片。陶片主要为泥质红陶, 次为泥质灰黑陶和泥质灰陶, 器表以素面为主, 纹饰有少量凸弦纹、凹弦纹和篮纹等, 可辨器形有鼎、罐、豆、碗、杯和器盖等。(图二四, 1)

H238 位于T23西北部。开口于④层下, 打破H264、G11和⑥层。方向88°。平面形状近圆形, 弧壁, 近平底。坑口长径1.15、短径1.02米, 深0.10米。填土为黄褐色黏土, 夹杂大量红烧土块, 结构较致密, 出土大量陶片。陶片以泥质黑皮陶为主, 次为泥质红陶、泥质灰陶和夹炭红陶等, 器表以素面为主, 少量饰有凸弦纹、凹弦纹、篮纹、绳纹、附加堆纹和方格纹等, 可辨器形有罐等。(图二四, 2)

3. 瓮墓葬

2座。葬具为夹炭陶釜, 局部陶釜上倒扣泥质灰陶圈足碗。以W2为例介绍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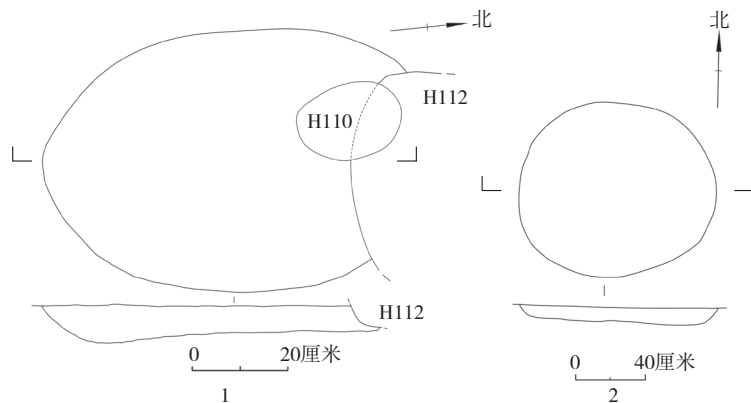
W2 位于T34东北部。开口于③层下,



图二二 F13平、剖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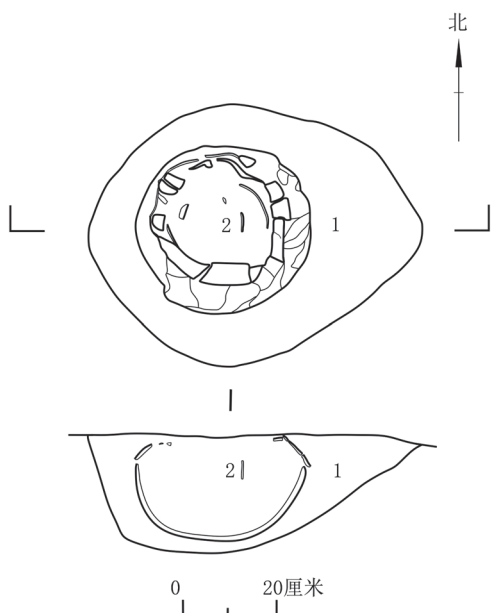
图二三 F13

图二四 石家河文化灰坑平、剖图
1. H110 2. H112

打破④层。方向90°。平面形状为椭圆形，弧壁，圜底。坑口长径0.71、短径0.55米，深0.25米。填土为灰褐色黏土，夹杂少量白色土斑，结构较疏松，出土少量陶片。陶片主要为泥质灰陶、泥质灰黑陶、夹炭灰黑陶和夹炭红陶等，器表以素面为主，少量饰有凸弦纹，可辨器形有碗、釜等。葬具为1件夹炭褐陶釜，内有1件泥质灰黑陶碗。（图二五、二六）

（二）遗物

以陶器为主，另有少量石器及零星玉器。陶器主要有泥质灰黑陶、灰黄陶、红陶、灰陶和橙黄陶，另有少量夹炭红陶、夹砂橙黄陶等。陶器表以素面为主，部分饰有篮纹、方格纹和附加堆纹等，器形包



图二五 W2平、剖图
1. 陶釜 2. 陶碗



图二六 W2

括釜、鼎、罐和碗等。玉、石器主要为玉璜和石斧、镑等。现选取典型器物介绍如下。

1. 陶器

釜 1件。标本W3：1，完整。夹砂红陶。敞口，仰折沿，尖圆唇，溜肩，鼓腹，圜底。素面。口径22.8、腹径28、高22.8厘米。（图二七，1）

鼎足 1件。标本T23④：14，残。夹砂橙黄陶。截面近菱形。素面。残高4.1厘米。（图二七，2）

高领罐 1件。标本H192：2，颈部以下残。夹砂黄褐陶。敞口，圆唇，高领。口径

12、残高6.6厘米。（图二七，3）

圈足碗 2件。敛口。标本W2：2，圈足残。泥质灰黑陶。内折沿，圆唇，深弧腹。口径21.8、腹径22.8、残高11.2厘米。（图二七，4）标本H209：1，完整。泥质黑陶。尖唇，弧腹，矮圈足外撇。上腹部饰一周凹弦纹。口径21.6、腹径21.2、底径12.8、高9.6厘米。（图二七，5）

壶 1件。标本H264：1，残。泥质黑皮陶。颈部外斜，扁鼓腹。内壁有多道横向凹槽。腹径7.4、残高4.7厘米。（图二七，6）

圈足杯 1件。标本H138：14，完整。泥质灰陶。仰折沿，圆唇，深弧腹，矮圈足外撇。口径9、腹径9、底径5.5、高10厘米。（图二七，7）

鬲 1件。标本H192：1，残。泥质红陶。直颈，上有捏流。残高10.5厘米。（图二七，8）

缸 1件。标本H274：5，残。泥质黑皮陶。大敞口微敛，平折沿内勾，沿面鼓起，尖圆唇，直壁。腹部饰方格纹。口径33.4、残高6厘米。（图二七，11）

纺轮 1件。标本H190：1，完整。泥质橙黄陶。中部凸起。器表施红陶衣。直径3.2、孔径0.3、厚1厘米。（图二七，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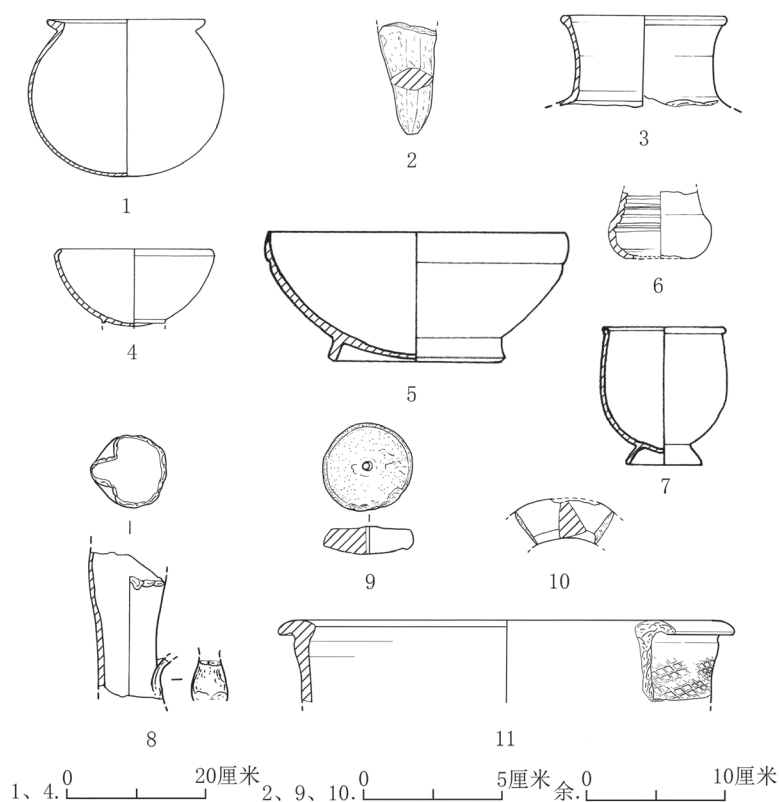
环 1件。标本H143：2，残。泥质红陶。截面呈三角形。器表似有红陶衣。残长3.5、厚1~1.3厘米。（图二七，10）

2. 玉、石器

玉璜 1件。标本H196：1，残。白色。弯刀状。残长4.2、厚0.6~0.8厘米。（图二〇，2）

石斧 1件。标本H138：1，残。砂岩。近端刃缘有多处崩疤，远端已不存。整体打制，琢制后粗磨。残长6.4、宽5.6、厚2.4厘米，重131克，刃角70°。（图二八，1）

石镑 1件。标本H195：2，完整。砂



图二七 石家河文化陶器

1. 釜 (W3:1) 2. 鼎足 (T23④:14) 3. 高领罐 (H192:2)
4. 5. 圈足碗 (W2:3, H209:1) 6. 壶 (H264:1) 7. 圈足杯 (H138:14)
8. 鬻 (H192:1) 9. 纺轮 (H190:1) 10. 环 (H143:2) 11. 缸 (H274:5)

岩。平面和横截面近长方形，刃部有多处崩疤。两边和远端可见打制痕迹，器身整体经打制后粗磨。长5.8、宽3.9、厚1.1厘米，重48克，刃角 58° 。(图二八，2)

磨石 1件。标本H209:2，残。砂岩。平面略呈梯形，正面可见六道凹槽，最深处约0.4厘米。残长11.9、宽11.5、厚6.3厘米，重781克。(图二八，3)

石镞 1件。标本T23⑤:3，残。板岩。前部修长，锋尖已钝。通体磨光。残长4.5、宽1.4、厚0.4厘米，重2克。(图

二八，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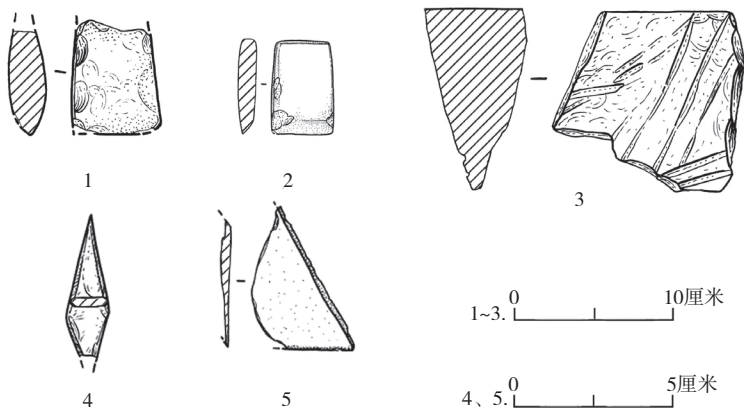
石片 1件。标本H112:1，残。砂岩。崩片。长4.8、宽2.1厘米，重3克。(图二八，5)

五、结 语

本次发掘位于走马岭内城西北部近西蛾子山处，发现了一批屈家岭上层文化及石家河文化时期的房址、灶、烧土坑、灰坑、灰沟及瓮棺葬，出土较多陶器、石器及少量玉器。

其中，屈家岭上层文化遗存最为丰富，出土较多陶器以及少量玉器、石器。陶器主要器形有鼎、甑、罐、豆、碗、盂、圈足杯、壶

和缸等。依据陶器器形及层位关系，可将屈家岭上层文化遗存分为三期。第一期以H306等为代表，典型器物有陶折沿罐、盂和碗等，其中陶折沿罐(H361:3)与屈



图二八 石家河文化石器

1. 斧 (H138:1) 2. 斧 (H195:2) 3. 磨石 (H209:2)
4. 镞 (T23⑤:3) 5. 石片 (H112:1)

家岭遗址陶罐（T104③：12）^{〔5〕}形制相近，年代应为屈家岭上层文化早期^{〔6〕}。第二期以H265、H269等为代表，典型器物有陶甗、豆等，如陶甗（H277：4）与肖家屋脊遗址陶甗（H430：16）^{〔7〕}形制相近，陶豆（H265：3）与屈家岭遗址陶豆（T92③：19）^{〔8〕}形制相近，年代应为屈家岭上层文化晚期早段^{〔9〕}。第三期以T26④、W4等为代表，出土典型器物有陶釜、罐和圈足杯等，双腹器的双腹特征退化至近弧腹，如陶豆（T26④：6）与屈家岭遗址陶豆（T132②A：3）^{〔10〕}形制相近，属屈家岭上层文化晚期晚段^{〔11〕}。

石家河文化遗存数量较少，陶器器形主要有鼎、釜、罐、碗、鬲以及圈足杯等。其中，陶鬲和陶缸等分别与肖家屋脊遗址同类器（H450：47）^{〔12〕}、（AT405③：1）^{〔13〕}相近，年代应为石家河文化早期。

走马岭内城西北部是内城地势最高的区域，此前未做过考古工作，本次发掘揭露出丰富的聚落遗存。该区域聚落繁盛于屈家岭上层文化时期，可见多组长方形多间房址，并配套有其他功能的遗迹，规模较大。至石家河文化时期，此处聚落衰落，仅有零星房址，且面积较小，基本不见配套设施。相较于以往内城东南部及北部揭示的聚落情况^{〔14〕}，西北部聚落选址相对优越，建筑规格更高，出土遗物丰富，并可见少量玉器，暗示此区域居民的等级可能相对较高。本次发掘为探讨走马岭内城布局及聚落演化提供了重要材料。

附记：本次发掘项目负责人为余西云，现场负责人为单思伟，本文的撰写由走马岭遗址考古队共同完成。

执 笔：刘飞燕 单思伟 余西云

-
- 〔1〕 a. 荆州市博物馆，石首市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湖北石首市走马岭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J〕. 考古，1998（4）：16-38+101-104.
b. 荆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公安县博物馆，石首市博物馆. 湖北公安、石首三座古城勘查报告〔M〕// 古代文明：第4卷.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391-412.
- 〔2〕 a.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石首市走马岭考古遗址公园管理所. 湖北石首市走马岭新石器时代城址的发掘〔J〕. 考古，2018（9）：3-24.
b.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石首市走马岭考古遗址公园管理所. 湖北石首走马岭新石器时代城址内城北部2018年发掘简报〔J〕. 江汉考古，2024（4）：5-23.
- 〔3〕 同〔2〕a.
- 〔4〕 同〔2〕a.
- 〔5〕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京山屈家岭〔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65：64.
- 〔6〕 单思伟. 传说时代的南土文明：屈家岭文化〔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22：154.
- 〔7〕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 天门石家河考古报告之一：肖家屋脊〔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46.
- 〔8〕 同〔5〕：62.
- 〔9〕 同〔6〕：152-154.
- 〔10〕 同〔5〕：55.
- 〔11〕 同〔6〕：152-154.
- 〔12〕 同〔7〕：206.
- 〔13〕 同〔7〕：167.
- 〔14〕 a. 同〔1〕a.
b. 同〔2〕a.

（责任编辑：张 萍）